

第二部

十四 戰爭

在秋卿家裡發生啓二自殺這件非同小可的事件那年，世界上也發生了版圖改變這樣驚心動魄的事件。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亦即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以盧溝橋事件為導火線，日本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這場戰爭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各國人民陷入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戰爭剛爆發時，日本政府還沒有像臺灣人民徵兵，當時的物資也還充裕，因此臺灣在表面上仍處於平靜的狀態。但是，臺灣人民面對祖國被侵略這樣重大的事件，無法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置身事外。這是一場攸關祖國存亡的戰爭。店鋪前面擺上著的收音機，經常被人群層層圍繞著，雖然每個人的姿態各不相同，但卻表情一致地很緊張的收聽新聞。大部分臺灣人的心都被這場戰爭牽動著，只有秋卿例外，她一點也不在意這場戰爭。不，不僅僅是戰爭，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再也無法引起她的關心了，哪怕是天塌地陷都不足以喚起她的注意了。啓二的自殺使她的心完全碎了，這破碎的心失去了對外界刺激的反應能力。她既不哭泣也沒有笑聲，對於家裡的事情也不聞不問了，甚至對啓一和啓三也都視若無睹。更沒有和吟雪吵架的力氣。她獨自一人陷入對啓二的回憶中，因為啓二已經深深地刻在她那顆破碎的心上。

吟雪的心情也變了，不管多麼氣盛的女人看了母親那可憐的樣子會再跟她過不去了。吟雪有時也暗暗嘲笑母親「事到如今都是妳自找的。說什麼高等女學校畢業的女子沒什麼像樣的人啦；非大學或女子醫專畢業的女生不娶啦。都是因為說話太傲慢了才受到懲罰的，最後終於讓一個比高等女學校畢業生還低下的卑賤車掌小姐奪走了妳兒子的生命。」但看到母親那可憐、悲慘的樣子時，嘲弄的心情立刻消失，油然而生的是深深的同情。她不再惹母親生氣了，有時還善意地安慰母親。

啓一也不再和吟雪吵架了。因為背地裡養了那個叫瑪麗，心中多少有點內疚，對吟雪凡事不去計較，總之一切平安就好。而那淘氣包啓三不知是已經長大成人了還是由於啓二的自殺影響了他，最近完全變乖了，對家裡的事情一點也不敢亂說話，只是埋頭努力學業。就這樣，秋卿一家人像颶風過後的平靜海面，啓二的自殺使它恢復了往日的和平。但是這新的和平和過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過去是充滿愛的美好的和平，像春天那樣溫暖和煦。如今既沒有愛也沒有溫暖，像冬天一樣既冷又荒涼，是無精打采的空洞的和平。

和秋卿一家冷漠的和平相反，中國大陸上的這場火熱戰爭正一天天激烈、蔓延，臺灣的戰時體制也逐漸加深。日本政府雖然沒有對台灣人實施徵兵制。但卻善於利用台灣的人力資源。開戰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開始徵用臺灣人作為軍夫強行送往前線。並且，為了更長遠的計畫，在戰地後方的臺灣展開皇民化運動，強制實行同化臺灣人政策。同化臺灣人亦即把臺灣人變成日本人，為此而將臺灣人的生活方式全部日本化。首先是強制普及日語，禁止在公共場合說臺灣話。不會講日語的老人們都被規定必須到日語講習所，從假名開始學日語，禁止穿臺灣服，不論城市或鄉下，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須穿西服或和服。要是穿臺灣服出門被警察看到了，就會當場被剪掉扣子。不允許穿臺灣服進出政府機關及一般公共場所。姓名也要改成日本式，就連老太婆都要改成像「木下花子」之類不倫不類的名字。在家裡祭祀的佛像及祖宗牌位要燒毀，必須祭祀取而代之的日本式的「大麻」。周圍的廟宇和寺院也都被拆除。要求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必須到奉祀「北白川宮殿下」的台灣神社去參拜。還要嚴格紀錄祭拜出席情況，缺席者停發生活必需品。這簡直是徹頭徹尾的皇民化正徹。不，這其實是殘酷的奴隸制度。

儘管心中有很大的悲傷，對世上一切事物都失去了興趣，秋卿再也無法對這場戰爭漠不關心了。她被強行拉到日語講習所學日語。不管你多麼灰心喪志，也逃脫不掉這場皇民化運動。

儘管講的都是讓人發笑怪里怪氣的日語，但去講習所學習日語卻給她帶來了一想不到的收穫。當那裡學習可以消愁解悶，至少在學習的時候可以忘了啓二。還結交了許多新朋友，話題多了起來。這樣一來，有關啓二的事情就逐漸淡了。再加上她原本就聰明，考試成績總是第一名。上了年紀的她好像是個天真的孩子，感到非常自豪，同時也再度對生活有了新的自信和希望。特別是學期末，獲得了講習所獎勵的一本相簿。當領到獎品時她露出了久未出現的喜悅表情，回家後還不住地像孫子、孫女們炫耀。

「看看，阿嬤領到了這麼棒的獎品。怎麼樣，阿嬤不輸你們吧？」說話時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

就這樣，秋卿愉快地參加了日語講習所的學習，但是對於要求焚燒佛像和祖宗的牌位卻為難了。她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每天早晚必定給佛祖上香、誦經。焚燒佛像和牌位這件事對她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而且這件事還不能打迷糊仗，警察要挨家挨戶地來檢查。沒辦法，秋卿含著淚把供奉多年的佛像和牌位鄭重地從神龕上取下來。但是她無論如何也不忍心燒掉，於是把它們小心翼翼地包起來。藏到了警察無法找到的屋脊上。

佛像和牌位的事情就這樣蒙混過去了，接下來讓人傷腦筋的就是生活物資漸漸短缺這件事了。隨著戰爭的持續，各種物品慢慢從市場上消失了。首先是進口物資逐漸在上面看不到，接著是紡織品和日用品的短缺，然後是純毛和純棉織物的斷貨。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低品質高價位的人造絲織物。最後終於出現了食品短缺。豬皮因為要給部隊的戰士作皮鞋，也禁止食用。以前一直都是從滿州運來的大豆，現在進不了貨，無法做豆腐。砂糖儘管是臺灣本土生產的，也都被運往前線和日本內地，在臺灣只能定量配給。米當然也是定額供應。生活實在是太不方便了，整個世界中，臺灣彷彿是一個大監獄。

對於過去長期生活在貧民窟中。過著窮困生活的秋卿來說，物資短缺算不上是什麼太大的問題。最讓她擔心並且傷腦筋的是活生生的人被徵用。那就是臺灣人將被征為軍夫送往前線。

所謂軍夫就是士兵的奴隸。不僅身分低下，而且生命上的危險和士兵是一樣的。隨著戰爭無止境地擴大與日趨激烈，軍夫的徵用數量不斷地增加。為上前線的人舉行的狀行會接連不斷。接上不時出現在揮舞著太陽旗人群的歡送下，唱著悲壯軍歌出征的隊伍。看著這些隊伍，人們的心情逐漸沈重，灰暗。這不僅只是看熱鬧而已，還有著不知什麼時候會輪到自己頭上來的惶恐。感情脆弱的秋卿看著出征者的隊伍，當然比其他人更難受。不過，因為軍夫是去戰場當雜役的，徵調主要是針對工人階層的對象。秋卿雖然心裡很難過，但還心存僥倖。可是戰爭要是持續三、四年的話，知識階層的日本人會逐漸短缺，屆時臺灣人也會被徵調去擔任翻譯、事務官或者是軍醫之類的。這是秋卿最擔心的事情。啓一是少壯醫生，啓三在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年也以從臺北帝大的物理科畢業了，現在是在大學繼續做研究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兩個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派往前線當軍醫或者翻譯。秋卿為此擔心的不得了，已經沒有心思去想啓二自殺這件事了。啓一和啓三的事情占據了她的整個心思，為此夜間輾轉難眠。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向美、英兩國正式宣戰了。這個消息使台灣人大吃一驚，全島立刻陷入深深的恐懼和不安之中。他們並非擔心戰爭的結果，而是擔心眼前那可怕的空襲會炸到自己頭上來。誰都知道，美國擁有強大的空軍力量，從菲律賓基地起飛的飛機，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飛到臺灣上空來。如果和美國開戰，臺灣不是很快就要遭到可怕的空襲嗎？

臺北立刻變成了恐怖地帶。天空時而陰雲密布，下著小雨，人們的心情更加昏暗了。在恐怖之中，人們慌亂地做著各種應付空襲的轉備工作，爭先恐後地修建防空洞。於是建築材料價格暴漲，

而且不托人找門路的話還很難買到手。施工人員也忙得不可開交。修一個防空洞，必須四處托關係，八方找門路。另外，由於人們爭先恐後地開始像郊外疏散，一時人心惶惶，交通亂成一團。

秋卿一家當然也被捲進這騷動之中。他們多虧了很多有門路的朋友幫助，早早地就挖好了防空洞，並很快地疏散到郊外。不過，醫生必須負責都市中的救護工作，不能離該臺北。在大學工作的啓三也必須和大學一起疏散到大溪的鄉下。只有秋卿、吟雪和兩個孩子疏散到了新店。新店是個風景秀麗的地方，距臺北十五公里，吟雪的一個好朋友住在那裡，他們這次來就是暫時借住在這位朋友家裡的。這樣，一家人分散在臺北、新店和大溪三個地方，秋卿的心也跟著分成了三份。她待在新店時，惦念著隻身一人和幾個護士在危險的臺北忙碌工作的啓一，每隔三、五天就回臺北一次。可是回到臺北，一聽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襲警報聲，就又害怕得不得了。特別是夜裡的警報聲吵得她根本睡不著。再加上啓一不停地催她走，沒辦法她只好又回到新店。啓三那裡她也是擔心得不得了，可是到大溪比到新店遠好幾倍，不是那麼容易去的，加上火車相當擁擠，很難搭上車。時間長了，看不見啓三她更加擔心。秋卿儘管什麼工作也沒有，可是她的心比任何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操勞。

儘管臺灣人一致地懼怕空襲，但美國的飛機根本沒有光顧臺灣。日本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先攻占了菲律賓的美國基地。隨後，又趁勢佔領了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臺灣人這才鬆了一口氣。但並非高興日本軍取得了勝利，而是因為這樣就可以免除空襲的危險，可以稍稍放心。

不用擔心空襲，但更大的恐懼接著而來，那就是日本要徵調臺灣人上前線。日本軍隊現在已經從西南的緬甸打到了馬來西亞、越南、香港、菲律賓、爪哇、婆羅洲，而東已經擴展到澳大利亞以北。為了保住這常常的戰線，需要相當龐大的軍事力量。於是，臺灣人被源源不斷地派往前線。這是比空襲更加可怕的事情。空襲還可以經由挖掘防空洞來避免傷亡，這強制性的徵兵是沒有辦法躲過的。特別是日本人醫生相當短缺，日本政府已經從各個醫院徵調了許多臺灣人醫生。今天剛剛送走了某甲，明天又要開某乙的狀行會，就這樣秋卿認識的醫生一個個被徵調離開。每每聽到這些醫生被徵用的消息，秋卿就好像被人從頭上澆涼水那樣直打顫。她擔心如此下去，早晚會輪到啓一。原本就愛操心的她自從啓二自殺後神經更加敏感。啓二的自殺使她受到深深的創傷，這次要是啓一再被徵調上前線的話，那她的心會被撕碎。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擔心、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她虔誠地祈禱著，祈求天地神明保佑那倒楣的天下簽不要轉到自己身上。她每天早晚都在觀音像前不停地唸經祈禱，時間比平時要長二、三倍。然而，她的祈禱和佛經都沒有發生作用，神明沒有聽她的祈求。不，神明是左右不了她的命運的。最最不願看到的天下簽終於轉到啓一這裡了。

正好是日本襲擊珍珠港一周年紀念日那天的早晨。

啓一突然被叫到了警察局，強制他接受「軍醫志願書」，並要求他馬上簽字畫押。日本政府徵調臺灣人醫生大都採取這種形式。對外卻宣稱「臺灣人醫生為了祖國紛紛主動請求上前線。大家很愛國，為了祖國他們甘願奉獻自己，絕對不是政府強制他們去的。」日本政府撒下彌天之大謊，收買臺灣人心，以喚起臺灣人對日本人的忠誠。

啓一非常驚慌。眼前一片昏暗，身子搖搖欲墜地軟癱下去。他試過最後的方法，羅列種種理由，希望能將志願從軍延期。

主事的警察官臉色勃然大變。

「你還算日本國民嗎！任誰都有無法配合的狀況。若大家只考慮自己的不方便，那我的國家會變成怎樣？捨棄小我，慷慨赴義不是我日本國民的訴願嗎？假如你不準備簽字也無所謂，那麼我們就立刻用徵用令來召集你。但是徵用比志願的待遇差了許多，那你打算怎樣！」

簡直是用「志願」這一美名來強迫的。

啓一絕望了，只好在志願書上簽了字。

聽到這個消息，秋卿的驚訝不在話下，她險些昏過去。也許昏過去反而不痛苦，必須面對這可怕的現時對於她而言是多麼殘酷呀。她此時的難過不亞於啓二的自殺。那時她還能放聲痛哭，這次她不僅哭不出來，甚至連一滴眼淚都沒有，這更令她難受。不僅如此，她還要強作笑臉。因為日本人大肆宣揚被征往前線是無上「光榮」的一件事。必須要高興，並且歡天喜地的慶祝。日本人是為他們自己的國家而戰，或許能夠有這樣的心情。為祖國現出自己的生命，這種犧牲精神的確是高尚的，是值得慶賀的。可是臺灣人到底是為誰犧牲呢？日本是和祖國作戰啊！臺灣人卻要為日本去前線戰鬥，去和自己的祖國作戰，這怎麼能高興得起來、祝賀得起來呢？可是，日本政府卻對臺灣人施行皇民化政策，要求臺灣人被徵調入伍時，也要和日本人一樣覺得這是無比光榮無上喜悅、值得慶賀的事情。這就是「日本精神」的表現。不如此做的臺灣人會被視為「非國民」，並列入警察的黑名單，說不定將來會倒楣的。所以臺灣人心裡哭泣，表面上還要裝出高興的樣子。當報社記者來採訪秋卿有什麼感想時，秋卿強做笑臉地回答道：

「我兒子能為國家盡力我感到無上的光榮。這是我們一家的榮譽，我很高興。我們感到非常自豪。」

秋卿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心裡在淌血。記者走之後，她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間倒在床上抱頭大哭。

啓一出征的日子到了。

親戚和朋友都來為他送行。來賓們不停地向啓一說著

「恭喜！恭喜！」以祝賀啓一出征。

那場面就宛如過年或者是結婚典禮等喜慶場面。這種時候日人都是非常高興，整個場面洋溢著喜慶氣氛的。日本人是否真心高興呢？臺灣人無論是說或聽這些喜慶話的人，都心知肚明這只是念臺詞。每個人臉上都是笑盈盈的，心裡卻強忍著痛楚。這就是被統治者的悲哀。

不久，身披大紅綬帶的啓一站在隊伍的前頭，送行的隊伍出發了。人們手裡拿著太陽旗唱著英勇的軍歌，浩浩蕩蕩地向市中心走去。秋卿因為走不了，所以坐在車上。她不會唱軍歌，因此閉著嘴，努力在臉上裝出一副很高興的樣子。即使心裡再痛苦，也不能顯現出來，這使她更加難受。走著走著她突然想到啓二出殯的隊伍，她覺得為啓一送行的行列就好像是當時啓二出殯的行列。這是多麼不吉利的聯想呀。她對自己這種想法感到驚訝，極力要甩掉這個念頭。她努力使自己不去想啓二。「不！這和啓二那時不一樣！啓一一定能平安回來的。你看大家不是都笑臉盈盈的嗎！」秋卿想到這裡。儘管轉移自己的注意去聽軍歌，不要想啓二的事。可是，一下子啓二的送殯行列又在眼前浮現了。她終於忍不住，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任由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即使如此，她還是拼命地克制著強顏歡笑，用手上的太陽旗遮臉... ..。